

建筑的文化性与时代性

——访中大新数学楼建筑设计师胡庆峰老师

编者语：

“建筑留给后人是因为它是答案，因为它超越实用。”“隐于康乐园东南角的新数学楼更似空白处的自由创作，外观简约、现代，富有意味，同时又与周围的红墙古建筑完美融合，处处彰显设计者的美之执念。造得稳中，昂高低错落，能彰疏旷，移步换景，俯瞰各异，匠心独具之处，俯仰可窥……获得众多师生好评，设计学院师生亦亲切地誉之为“筑梦空间”。

的作品。当然，整个设计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受到了造价成本和施工上的一些限制。

记：设计时遇到哪些困难或瓶颈？

胡：做设计时，我们总是尽可能希望整幢建筑跟周围的环境能相互融合。

这幢楼所处位置用地较偏，是一个 L 形的地块，并且高低不平（有高度差），旁边还有两栋要保护的小红楼，使得整个建筑在造型方面不大好处理：不可能形成一个常规的、比较平整且大方正的建筑，而必须将之化整为零。同时还要考虑造型上如何以数学的方式来体现呢？最后我们用了

一种很魔术化的方式，把整个建筑打散为四个尺寸为 15 米 X15 米的“盒子”。如果从总平面上看，四个建筑“盒子”中的三个构成了主楼，剩下一个成为了讲学厅，整体上相当于把这四个“盒子”在 L 形用地上组合起来。其中主楼那三个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讲学厅那个则扭向另一个方向，与哲学系锡昌堂的朝向保持一致。在这么复杂的 L 形用地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整合在整个校园环境中实现新建筑与原有建筑的协调统一。最后也确实是如此，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围合的形状。让新建筑和原有建筑形成一个统一的内部空间（庭院），可以让人在进入建筑内部的同时，感受到更多建筑对环境的尊重，对人性化空间的创造。

另外，我们不希望设计得过于复杂，有过多的装饰。而是尽量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呈现。数学本身跟建筑有些相似，同样希望“少就是多”，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最本源的东西。在墙体立面上，我们用了很多竖向长条窗，一方面，可以保证更多的采光和通风；另一方面，也是在比例上与老建筑有所呼应。一幢建筑上的门和窗往往是该建筑作品的点睛之处。中大红楼的许多古典窗楞亦是竖的长条形，我们希望将这种隐藏在其骨子里的美感以现代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又不是照搬要求每扇窗户都一模一样，而是做了一定的分解。

这些窗扇分两种：一种为 1.2 米宽幅；还有一种较窄，为 0.6 米。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整幢楼的立面设计中，自下而上有规律地阶梯式分布着数目不同的 60 厘米宽幅的细窗；底层有五个，往上两层是四个，再往上只有三个、两个，这其实是隐含着一一种渐进的数列变化，这种内在的数学寓意丰富拓展了大楼的内涵和底蕴。这种变化要细看才能观察到，许多建筑都是如此，虽则简单但耐得住细看。这亦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用地前低后高，所以我们把它架高了，在西边架空处留了一个玻璃门厅，方向与讲学厅的一致。事实上，我们原本想把这一块空地整合为一个漂亮的草坪，与美国的许多大学一样，人们可以沿经草坪再进入到学院。

大楼有一个下沉式庭院，刚好和主楼差了一层，本来的想法是与后面的路保持同一高度。针对这个庭院当时还有一些更好的想法，如把现在机房所在地建成数学冥想室，设计一个天井般的构造把光透下去，使之成为一个精神性的空间存在，外加一个交叠式的水池。但这些想法后来因为造价和需要后期设备维护的原因无法实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有两座建筑是我很喜欢的，其设计师一位是美国的路易康，另一位是日本的安藤忠雄。走进这两幢建筑后，会发现很多外面看不见的“玄机”，这跟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曲径通幽的理念有相似之处。我们的设计亦如此，光从外部看，主楼是三个非常方正的东西，但进到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形式、结构各各不同的庭院式空间营造。其实做学问也如此，表面看似简单，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其丰富多样性。

其时我们知道整个建筑造价不会很高，所以在有限的造价内做出一个有趣的建筑，是我们的另一个立足点。

记：这种趣味除了体现在整体的设计上，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许多主体结构部件的尺寸都跟“300”这个数字有关，窗的大小是 600 毫米和 1200 毫米，整个建筑的大尺寸是 1500 毫米，都是按照“300”这个约数来展开的，非常理性、数字化。

记：为什么取“300”这个数字？

胡：刚好合适。柱子的大小也是 600 毫米。这些都非常严格地按照某种数学的形式展开的。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对这种数字的精确倍数序列形式不一定有那么直观的认识感受，但其实诉诸感性或感官器官的美的事物，本质上往往能用理性的数学乃至数字来体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其作为数学系建筑固有的内在精神的一种表达或呈现。

记：并且它好像是一个缺了一块的地方，可以拧得动的。

胡：对，这一块（指讲学厅）好像是从其余三块中拧出来的一样。

记：请谈谈对大楼功能分区的构想？

胡：起初我们希望将这三个 15 米 X15 米的“盒子”，因其楼梯都在外部，做成一个灵活敞开的大空间，可以随意划分，有会议空间，有灵活的办公空间，一些实验室、报告厅，每一层都不一样，而不大希望划分出固定的走廊、房间，从而体现一种自由、开放、平等的寓意，但因为特定原因最后没有付诸实施。

记：架空层的设计是否适应广州气候？

胡：实际上挺适应广州的。岭南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骑楼，也就是架空层。彼时设计时也是考虑要一定程度地体现岭南特色，骑楼方式是既可以防晒，又便于通风。

记：大楼的现代性又体现在哪里？

胡：大楼基本上只用了两种材料：砖和玻璃。其他都是钢筋水泥，想让它尽可能地简单、简洁，这些都是现代建筑的共性吧。

记：一个建筑如果要呈现出美感的话，应该具备哪些关键元素或者精神？

胡：我觉得建筑的美就像一幅画的创作一样，如果满足一个合适的比例，就能带来很多的美感。一是控制比例、材料、构造等形式上的美，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就像小说一样，读完以后还要让人感受到内中有另外一重意思，可以得到一些想象或者精神上的升华。

这两方面现在在大部分民用建筑已经做得很好了，从前是连形式的美都做不到，梁思成曾说过“中国没有建筑，只有房子”，包括华工和中大，曾有过一段时间，把一些旧的建筑翻新或者改造，在我们看来，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

记：哪些中大红楼给您印象较深？它们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美感？

胡：怀士堂连同旁边的黑石屋，我觉得特别好。首先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所内涵的特别丰富的历史属性及由此而引发的某种历史情怀。中大和华工的校园建筑实际上还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中大南校园最初是私立岭南大学所在地，华工所在地则最早是国立中山大学，起点的不同奠定了两校建筑风格有所不同：中大校园的建筑不是很大、很官式，相对更精致典雅，由于是美国建筑师设计，很多东西是按照美式风格建造的。为什么人们会感到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原汁原味，其固有的艺术感染力被一直保留了下来，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还是当年的样子，有丰厚的历史沉淀；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喜欢怀旧，热爱传统的心里。

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希望建筑有民族特色，但当时的中国很少有本土建筑设计师，所以设计的作品往往是沿袭国外建筑的整体形式，再加盖一个中国屋顶。这种东西在当时看来挺怪的，甚至觉得其不伦不类，中不西，但几十年过后，会觉得挺好看的。建筑所凝固的岁月及其历史本身就有一种无言的强大魅力。

民国时期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后来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因为“是国立”，所以建筑形式更宏大，样式更加官式，同时用到了很多中式屋顶、比例，再结合一些西式的栅栏、立面。

我觉得旧建筑的美还在于它们保留了当时

吸引，现在看来，它至少是体现了 90 年代本土建筑所代表的时代性，尤其是体现了建筑界其时方兴未艾的追求现代性的潮流趋势。

记：对于大学新校区内大规模的建筑兴建，您有什么建议或看法？

胡：新校区的建筑应该与原校区建筑以及当地的地域性、时代性、文化性一脉相承。首先，要与当地地域、地形、气候相适应；其次，形式上既要有中大文化的传承，也要有这个时代的建筑应有的特色；第三，要尊重整个环境。一个好的建筑不在于它本身是怎样的，而在于建筑加上环境、空间，带给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记：具体到这栋楼，它能够给在里面学习工作的师生带来什么？设计时有没有特别考虑？

胡：原本想把下沉式庭院做成一个特别舒适的师生能够在那里交流、活动的一个场所，伴随有绿草坪、水景；另外，在单层空间里希望能有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摆法，但最终没有实施，可惜的很。

但我很开心，这栋楼在外形上没有被限制，当时也有要做成一种更传统的形式的声音，但我没有动摇。

记：您想通过这个建筑传递给别人什么？

胡：我们最初是希望建筑空间能体现一种平等、开放的数学氛围，像我们所在的设计院一样，所有设计师、导师、学生都不会躲在小房间里工作，而是大家一起坐在一张大桌子前，每天讨论方案、集思广益。虽然我不清楚数学系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方式，但当时我们确实是想把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相处的理念带到这栋新楼里来，所以当时才希望设置更多的公共空间，如公共庭院。

记：如何欣赏一座建筑的美？它有标准吗？

胡：评价建筑的美，是没有一个理性的标准的，但会有共性。大家都觉得美的，八九不离十就是美的，这更多还是源自人的眼球生理构造所能接收到的令人愉悦的信息，比如颜色、比例等。

其次，为什么我们觉得它美呢？是因为最早的教育告诉我们，它是美的。所以加强国民的审美教育其意义亦在于此。美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不过现在很多艺术家想让大家知道以后的美是怎样的。

对于某些新建筑，往往会引发人们的争议，我认为争议是可以存在的。有了争议，才能让大家以后对美丑的认识更加深入。争议本身不是坏事，有的受到争议的建筑其内在甚至是一套哲学体系，有自己的文化根基的，只是暂时不被理解明白，甚至遭到误解误会。建筑跟文学、绘画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到了法国，看到塞尚美术馆，大家会觉得几百年前印象派那些作品真是很好，但转头看到旁边的现代性作品，又会觉得怎么那么丑，其实再过一百年去看，又未必是这种评价状况了。

再者，即使有些建筑很不堪地立在那里，以后也可能想出办法来修正它。有些建筑其本身只是观念比较超前，但在我国，往往有的地方长官意志较强，其抉择就容易倾向迎合大众的想法或趣味，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会更往前一

我的生活几乎是两点一线，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前天偶尔坐公交，见车上电视放的是“香蕉皮煮水喝治疗高血压”，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十分感慨，若真有效，那香蕉皮绝对不亚于屠呦呦的青蒿素，因为高血压比疟疾普遍得多，而且原料易得，提取过程又更简单，比起来“香蕉皮”更应获诺奖。

这种另类偏方可以说触目皆是。打开手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某大网站信息“黄花菜治好抑郁症”。再打开朋友圈，什么电吹风、茶叶渣都能包治百病了，跟当年群众中风靡的吃绿豆、打鸡血、练甩手功治病一样。

普通百姓也就罢了，突然想起一次我在“XX 医生”app 里被围攻的经历。这个“XX 医生”里聚集的可都是全国各地正式的从业医生，是有医师资格证书的。起因是一名医生在匿名聊天区里提问，他孩子五岁了有疝气怎么办？我仗着自己是有二十年执业经历的小儿外科专科医生，就抢先说“手术”，结果一群“医生”出现，说千万不要手术啊，然后热心地给出了各种神方法。我说不不好意思，各位的高招都是在哪本教科书上读到的，可否推荐让我也学习一下？一句话犯了众怒，他们纷纷说书上没有的，难道就不能用了吗？你难道不知道手术和麻醉有多伤害小孩吗？如果都像你这样只按书上的方法做，医学不就只能停留原地了吗？不搞创新，医学还怎么进步——

被群殴了！我赶紧把“XX 医生”app 删除了，到现

沉稳：于规范和创新之间

文/附属一院小儿外科 孙俊杰

●经典之所以应该成为规范，是因为其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规范才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治疗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

在还心有余悸。如果说在普通老百姓中流传各种偏方，我可以理解。但这里可都是穿白大褂给人看病的大夫啊！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专业，但我知道他们这样的建议会直接耽误孩子的治疗。

记得当年曾赴港大学进修，彼处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可以站在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专业及知识运用。香港医生在做小儿疝气手术时，不同的医生居然用的是高度近乎一致的操作！这让我明白了“规范”二字的含义，同时也明白到我们自身的差距所在。香港医生在人行时便接受的规范化训练加速了他们的成长。而反观大陆年轻医生在干什么呢？写病历、造论文，应付各种考试……还没有学会走路，想的却是如何奔跑。

医学史上，某人若在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家就会把某种手术、某种器械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可是无比光荣、永留医史的荣誉。比如在小儿外科领域，Hirschsprung disease, Wilms tumor, Pena 手术, Kassai 手术, Sodgrass 手术，又比如中山医小儿外科的开山鼻祖赖炳耀教授的赖氏巨结肠根治术……一个医生一辈子只要这么一个成就，就值了！

哪个医生不渴望自己一生当中能有所创新？但遗憾的是，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想到什么方法，然后去查阅教科书和文献时，十有八九你会发现，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灵感，在地球上某时某地某人的脑袋里早就闪过了，而且别人想到的可能比你还要多。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能潜心把别人的心血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很难得了，至少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已经足够。要求还没有什么临床经验的年轻医生写论文，其实不如要求他们读多几本书。

世界医学是在不断飞速发展前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跟上其步伐，不要落伍。举个例子。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小儿疝气什么时候做手术？中文医学教科书上写的是：一岁。这使得有人入读医学院，到实习，到成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乃至副主任医师，一直认为应该是一岁，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一岁”是怎么来的，又将之作为标准答案教给历届学生。直到有一天，我看到香港玛丽医院的健康教育纸上写的是：疝气不能自愈，发现后早日手术。于是我查了多本世界经典的《小儿外科学》教材，所载毫无例外，全是“尽早手术”。这或许是简体中文割裂于世界太久的一个侧面例证。

曾经站在一家满目英文的书店里，那一刻突然发现，我们已经错过了世界太多的精彩，或许还将继续错过。我所能做的就是悉悉专业书籍，让视野渐渐开阔，在自信之余也越来越谨慎。

对尿道下裂的病人，随着经验的积累，临床上当我们逐渐把手术年龄从三岁降到两岁，再降到一岁。而当查阅中文文献时，却发现很多病例是在新生儿期就做尿道下裂手术了，最小的患儿年龄仅一天！再用 pubmed 查阅英文文献，当输入“新生儿尿道下裂修补”的英文关键字时，却只有十几条结果，细看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关于新生儿期手术的。这不禁让人忧心，如同全球对免疫治疗所持的审慎态度一样，眼看国外慎之又慎的项目，在中国某些地方却进行得热火朝天，禁不住要问：作为患者以性命相托的医务人员，是不是该沉稳一点、审慎一点？

现实是在我国，同样一个病人，置身于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面前，治疗意见可以有千差万别，这其中除了水平的差异外，更多的是没有规范，或者空有规范，有的甚至可能是受到某些利益关系的干扰。经典之所以应该成为规范，就是因为其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规范才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治疗绝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医学发展到今天，早已经过了神农尝百草的年代，这种草有没有毒，查查书不就知道了吗？若查不到，拿到实验室去检测好了。神农当年赌上的是自己的生命，而现在却可能让人糊里糊涂地充当实验品。

那些劝告不做疝气手术的人，当患者抵触肠管坏死时，你们会在哪里？当别人坚持喝香蕉皮水而降压药并出现了系列并发症时，你们又会在哪里？谁将为这些无畏者的无知买单？也许您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仅仅是出于热心，但请您首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素养。

生命是顽强的，但往往也是脆弱的。医学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空白和瑕疵，每个手术都可能会有并发症发生，亦或有不利的时候，甚至发生无法预测的意外，我们所能做的也许首要是要尊重规则和规范，让行医更谨慎、更沉稳。

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



新数学楼内部（图片由余伯峻提供）

点，一流建筑师常希望有新的建筑美学构想，能引导大众审美往那个方向去。

记：所以更要看重设计师的创造能力？

胡：对。其背后是有一个创造的逻辑性、思想性在里面的。但这种思想，大众未必知道，也未必一时间能够领悟到。